

□康 洁

# 被悬置的上帝

——对《圣经·旧约》<sup>①</sup>的一种解读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圣经·旧约》的再次解读,提出三个问题,然后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以确定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寻找人生此在的目的和意义。

[关键词] 《圣经·旧约》;上帝;人的价值

[作者简介] 康 洁,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助教,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

犹太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浩淼无边的苦海里,人们疑问、诉说、祈求,涉过层层苦水,但最终在神的面前止步。《创世记》开篇的神话——上帝六日创世、伊甸园、洪水方舟告诉读者:人无法拯救自己,在现世的苦难中,生存的意义就只在于上帝的神圣救恩。上帝以及那些具有内在关联的支撑点——原罪、洗礼、祈祷、复活、天使、魔鬼、天堂、地狱等等,成为在现世的困境和苦难中挣扎的人们的深层慰藉。可见,这种深层慰藉正是基于对绝对的价值神圣的肯定,也就是对上帝的虔信和肯定。

然而,在这本贯穿着对上帝的各种赞美、贯穿着对上帝至上权威的论证和维护的圣书里,如何超越这样三个问题呢?(1)我是无辜的,为什么受难?(2)对上帝的无私信仰是否可能?(3)上帝本性如何?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仁慈?

信仰总是开始于思想止步之处因而思想无法把握。就让我们暂且抬起一直低俯

的头,睁开一直顺服的眼睛,循着疑问的指向,接近那个神,为现世的安身立命寻一个真正的出路。

## 一、我是无辜的,为什么受难?

《约伯记》作为古犹太人创作的智慧文学作品代表作之一,中心议题是探索人类悲剧命运的根源,全书贯穿的是一个好人受难的故事。“我是无辜的,为什么受难?”正是约伯对全能者的诘问。在《约伯记》21:6—18节,约伯铺陈了恶人反享平康的事实,且这里的恶人还是藐视上帝的恶人。

而约伯自视为一个谨守上帝之道的“义人”,却受到了上帝残忍的惩治——首先是他的财产和儿女被夺去,他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接着他本人又从头到脚长满毒疮,病入膏肓,只能坐在炉灰中度日,欲生不可,欲死不能。“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约伯记》3:23)“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

怕的迎我而来”(《约伯记》3:25)。不能生,却又还未死;看不见道路,却又还有光赐给他,这正是最让人恐惧的事情。试探进行到这种毁灭性的残忍的地步,如果说人的本性是贪婪的,神的本性岂不也是一样?

当一切外在的都已失去,连唯一拥有的生命也不能给他带来生的希望,反而在苟延中成为负担时,约伯对上帝的最高恩典提出了质问:“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你以为美吗?”(《约伯记》10:3)他直截了当地吼道:“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约伯记》7:16)

《圣经》的神学理论将人生的过程、意义、终极拯救无不纳入上帝神学的价值体系当中,并以此为依托,约伯对生命本体的否定也就是对上帝神学无意义的肯定。约伯以自身的经验表明,上帝的神学逻辑含有明显的悖理因素。

很显然,义人不得善报,恶人反享平康这一事实和约伯的道德理想相悖,而约伯对此所呈现的愤怒和抗议是一种人间的合理的价值取向,亦是一种理性的道德判断。

同样的道理,在《出埃及记》中,摩西向耶和华的诉苦也体现了这一点。只不过在这里,由关注约伯个人的悲苦转向关注以色列民族的利益。拉比安森·莱特纳曾指出:“的确,在许多世代,上帝对他的人民所做的,并未像他应该做的那样,对此他的人民是清楚的。犹太文献充满了悲伤和哀歌、怨诉与争辩,所有的异议都是针对上帝对他的人民采以了不公正的待遇。”<sup>②</sup>

以上的例子让我们不得不发问:上帝为什么苦待自己的子民?他为什么不怨恶?为什么不扬善?显而易见,在严峻的经验事

实面前,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超验观念显得相当苍白甚至相互矛盾抵牾。

## 二、对上帝的无私信仰是否可能?

人没有信念不能存活。“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sup>③</sup>。然而,对上帝的无私信仰是否可能呢?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上帝作为对“此世的深层慰藉”还有意义吗?

在《创世记》12~50章所记载的传说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尊为信仰之祖的第一代族长亚伯拉罕的事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燔祭献子”。他悬置了一切伦理规范,他完全愿意为上帝牺牲他的儿子。但是亚伯拉罕之所以能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是因为他有所期待——被赐予现世的幸福和新的以撒。果然,耶和華让他用公羊替代了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并发誓: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创世记》17:4—8)。

亚伯拉罕只不过是“放弃有限以便获得无限”“为了更为确定的东西而放弃确定的东西”。而上帝最终把以撒还给亚伯拉罕,允许他可以用公羊代替以撒,并赐福给他,也不是无故的,上帝要换取的正是亚伯拉罕对荒谬不可动摇的信仰。

约伯的故事也是一个典型。《约伯记》开篇第一句就写到“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但是,正如撒旦所言:约伯的“敬畏上帝”并不是无故的,他始终是那种“敬畏”的受益者。他已经习惯用丰厚的供奉证明自己对上帝的虔诚,又用虔诚带来的物质利益去丰富自己的供奉。这样,上帝的许诺和有效的供奉,构筑了一只信仰的天平。而它在常态下呈现的平衡,不仅使上帝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个“义人”的榜样,也使约伯本人渐渐地以为自己真的“完全正直”了。乃至当“利益”被上帝暂时收回时,受益者尚有足够的信心,视之为必要的试探和考验;但是“利益”一旦长久地缺失,常态一旦被极端的事件所打破,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信心就必然会随之瓦解。

有所企求、有所期待的信仰,只能在这种企求和期待破灭之前,造就相应的“忍耐”。这样的信仰者所要寻求的,其实只是更稳定、更长久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他只是想通过“忍耐”最终从信仰对象那里获得他们预期的一切。然而,除非得到证实,预期的目的毕竟属于未知,因此与信仰相伴的“忍耐”常常是短命的。约伯那只信仰的天平,也终于发生了倾斜。

《圣经》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利未记》中上帝对摩西及后裔的许诺(26:3—5, 11—12)等。它们使我们感到:在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在信仰的对象和信仰者之间,“应许”和“兑现”似乎是唯一可靠的维系。有了“应许之地”“上帝的选民”才得以聚集;有了实实在在的“立约”,这些“选民”才终于放弃了其他偶像;有了对“悦纳者”的期待,也才能延续“奉献”的行为。但这并不是信仰的本质。上帝之爱和子民之信仰都是有条件的,基于此,我们难道可以说上帝无私的爱

和子民对上帝无私的信仰是可能的吗?

三、上帝本性如何?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仁慈?

上帝创设了自然和社会,其本性必然涵化于他所创设的世界中。

从《创世记》开篇我们看到,起初,世界只有水、土两种原始质料和上帝之灵这种原始的精神实体,上帝经历着空虚。于是,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实现点什么的上帝说“要有……”“就有了……”并且“要有就有了”,都是上帝“看着好的”。可见,上帝是最初的无因之因,上帝是最初的“不被推动的推动者”,即“第一推动力”。上帝以在世的自由自动地、不用预设地权力和“看着是好的”无法阐释的主观意志来创造天地山川、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还有附着了上帝之灵的人类。可见,如此作为的上帝是非理性的,他的所为实无原因,也无目的。若论因果,似乎只是为了填补空虚,反抗荒诞。

在《旧约》故事中,人类的一系列祖先和英雄都曾被当作人格的典范。上帝自身的言行则是他们效仿的对象。然而,在这样一个上帝那里,人类究竟能学到什么呢?

在《旧约》中,诸如构成圣言非所是、圣言和圣行不一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很多。比如《创世纪》中上帝后来后悔造人,使用洪水灭世(6:7)。怕人盖成通天塔,就变乱了人们的语言(11:7)。以“割礼”与人立约,则规定“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17:14)。比如《出埃及记》中上帝一面声称自己“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面却扬言“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

代”(34:6—7)。再比如《民数记》中一个人仅仅因为在安息日里捡了柴，上帝就吩咐全体会众“用石头把他打死”(15:32—36)。可拉聚集了250位“有名望的人”，指责摩西和亚伦“擅自专权”，上帝先用火“烧灭了”他们，又用瘟疫杀死14700个支持者(16:1—49)。《申命记》也是同样：尽管摩西苦口婆心地向以色列人重申十诫及其他律法时，已经竭力将上帝描述为一种恩威并用、赏罚分明的形象，那个上帝的不可理喻、不合逻辑、不可调和仍然依稀可辨——稍有违逆，他就会煽动诅咒和杀戮，并且号召他的信徒“灭绝净尽”“不可顾惜”。更荒谬的是，这个上帝所颁布的十诫之一为“不可杀人”(5:17)。可见，本性荒诞的上帝具有的原始本义，决定了他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对“至善”与“德行”的期待。

这就是上帝及上帝所在之处的真实。一旦拂去笃信的迷雾，我们便会感到这部至圣的经典其实又何尝不是一部人类的罪恶史？荒谬、欺骗、试探、战争、杀戮和各种灾难，一样都不少。“《旧约》提及暴力比其他古代文献还多”④“‘杀人’成为《旧约》故事中最常见、又最惊心动魄的题材”⑤。按照犹太教神学和基督教神学所宣扬的，上帝不是全知、全能、至洁、至义、至善的么？那么，对于上帝为什么不制止罪恶这一问题，我们该怎么回答呢？如果说是上帝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样一来，他果真是全能的吗？要么是他不愿这样做吧——既然如此，他还是神圣的、公正的、善的吗？或者，他既不能也不愿这么做——果真如此，那么他难道不是既无能又心怀妒忌吗？还有最后一种答案：他能够并且愿意这样做——可是如此

一来，我们不得不问：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一切糟糕的事都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呢？疑问布满了人生存的空间，在信仰的路上，我们该何去何从？

在笔者看来，作为一切传统价值的终极象征，那个《圣经》中的上帝也很难被人再接受了。卡西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自称拥有一种绝对真理，但它的历史却是一部有着各种错误和邪说的历史。它给予我们一个远远超出我们人类经验范围的超验世界的诺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却始终停留人间，而且是太人间化了。”⑥

不可否认，人性中有很多的缺憾，然而人具有决定因素的特征是人自身潜在的本然天性的完美，这赋予人以内在之力，使我们能通过自己的慧心洞察和卓绝努力去重新获得这种品性。而上帝只是人理想化的形象，是靠人的想象给予的自律的人的形象。上帝的全能与人类精神的全能相对应，上帝的公正与人类的道德感相对应，上帝的善与人类自身的人格相对应。因此，面对生存的困境，我们与其求助于我们创造的一个投影，倒不如关注我们自身，诚挚认真地热爱并完成生活赋给我们的任务，在创造中把人类的精神和生活引向一个新的高度。■

#### 注释：

①中英对照(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以下《圣经》里的引用都是出自这一版本。

②Anson Laytner *Arguing with God: A Jewish Tradition*, Jason Aronson Inc., 1990, p.15.

③[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上卷)第356页，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奥地利]雷立柏：《圣经的语言和思想》第116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⑤杨慧林：《罪恶与救赎：基督教文化精神论》第48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⑥[德]卡西尔：《人论》第93页，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